

花样年华

任迎春

清洗干净花瓶,太阳刚好照到窗台,她拿过凌晨刚采摘的一把鲜花,坐在长长的木桌前,开始插花。

这些花儿,采自瓯江两岸山间田野。它们生长得无拘无束,开放得纵情恣意,枝叶鲜活,花朵娇媚,色彩分外艳丽,既富有山野情趣,又独具山水灵秀。她就依照不同花瓶和花儿创作她的作品:数株鲜红圆润的珊瑚樱,高低错落扦插在一个赫红色黑彩碎花纹的细颈花瓶里,名为“情意绵绵”;一把金黄灿烂的黄金菊插在一个淡黄色绿彩兰花纹的大口花瓶里,唤作“热情奔放”;一丛碧绿耀眼的狗尾草,插在一个纯黑色的细颈花瓶里,就是“一住情深”。

看着自己的作品,情不自禁地又一次环视自己的工作室。这是一个依江临树的古老的木屋,东边,是一株有着1500多年的古樟树,她喜欢樟树散发出的淡雅的香味,水一样地轻轻流来又缓缓流走。房屋前面,是一条古老的悠长的石头街巷,光滑斑驳的石头,浸润着岁月的沧桑宁静;房屋后面,就是日夜奔

流的瓯江。这个地处瓯江中游松荫溪和龙泉溪交汇的地方,名为大港头。她租住的是村中依江而建的一直房子,共有三间。她把临街的一间,设为店铺,销售她制作的陶瓷花瓶。

诚然,她是个以制作陶瓷花瓶为生的女人,之所以择居这里创业,源于她骨子里对陶瓷的那份热爱。读大学时,她去体验陶瓷制作,当双手接触到润滑的陶土时,突然发现制陶的神奇魅力,能让她展开丰富的想象,能让她进行自由的创作,能让她表达内心的渴望和需求,能让她收获她想要的东西,能让她的心灵在揉、捏、捶、捏、拉中获得无穷无尽的快乐。

大学实习期间,偶然来到大港头,她的心灵一下子就被小镇山水特有的宁静和灵秀吸引,发现走在这个位于瓯江之畔的小镇里,无论在哪停留,看到的都是她喜欢的独特的风景。于是,大学毕业后,她听从内心的召唤,义无反顾地选择到这里开陶瓷店。

瓯江两岸自古人杰地灵,从唐朝始,人们

就利用瓯江的水和其岸边一种独特的粘土,制作出了享誉世界的龙泉青瓷。但她要谋划制作的是她自己的陶瓷。

经过陶瓷市场考察,她觉得制作花瓶最有意思,因为人人都爱花,尤其是女人,不是说“女人如花”嘛,反过来,“花如女人”,花最漂亮,也要像女人一样要用花瓶给其包装起来,才显得更美更艳。于是,她就以“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理念定位花瓶的制作。

她制作的陶瓷花瓶,采用赫红色、纯黑色、灰白色、蓝灰色、泥土色等古朴颜色,融入她独特的审美元素,每个花瓶上彩绘图案皆为瓯江两岸山涧野地里特有的各种花卉。当然,她绘制运用的都是写意手法。这种杂糅了传统技艺与个人独特审美元素的花瓶产品一推出,就以其特有的古朴典雅,受到了到小镇游玩的人们喜爱,特别是女人们的青睐。每每看着人们用欣喜的目光看着自己制作的花瓶,然后,满心欢喜地掏钱购买,又用充满怜惜的眼光,小心翼翼地用手拿走,她就愉悦

不已。

为了做出有自己特色的花瓶,她每天的生活除了制作花瓶之外,干的都是与花有关的生活:早上赏花、采花、插花,傍晚养花,晚上绘花。与花为伍的生活,让她感到无限的欢欣。正因为各种花儿看得多了,采得多了,插得多了,她画花时,就能感觉到其独有的韵味,故她花瓶上各种花卉写意图案越来越有神韵。

面对着自己制作的花瓶,她突发奇想,应该要按照时序,绘制出瓯江两岸不同季节不同花卉的写意图案,同时,同一种花卉图案又用不同颜色来绘制,通过这不同时间、不同花卉、不同颜色、不同瓶型的不同组合,给自己的花瓶注入她个人独特的花卉审美元素。

想到这,一种从心底涌上的笑意在她脸上荡漾开来:她的人生就将这样在大港头与花为伍的岁月中,缓缓地向前行进……

“这就是我的花样年华啊!”她惊喜地感叹。

桃源黄坛

卢进彦

当整日被生活的奔波和夏日的炙热压抑包围,找寻一个能让心灵暂时喘息的地方,亲近自然便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于是,趁周末驱车直奔黄坛。

沿着一条蜿蜒狭窄的乡村公路,一路茂盛的树木和翠竹驱散了夏日的暑气,这个坐落在东楼山半腰的小山村,在盘旋而上的山道上若隐若现,正逢桃子成熟,两旁的桃树果实累累,压弯的树枝仿佛一位位迎宾使者立在路旁。

走进古老的山村,只见参天的古木掩映,尤其是要数人合抱的红豆杉,历经几百年风雨仍苍翠挺拔,由于村中年轻人长年外出谋生,剩余劳力上山摘桃,所以整个山村显得特别静谧安宁,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鸡鸣,才打破午后山村时光的宁静。徜徉村庄,但见古旧的房屋都依势而建,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许多斑驳的泥屋和木制板房都空闲着无人居住,只有长满青苔的台阶见证着曾经的兴旺。

坐在高处的山岗,俯瞰被迤逦起伏群山包围的古老山村,苍黛的山色和郁葱的树木更给小山村增添了原始、古朴的气息,仿佛踏入了一个世外桃源……

青瓷的诞生

木叶

她立于山头,望谷间玉河浩浩渺渺,湿润而醒目,令人想起春天的绿云。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起风了,她轻声吟诵,心中便升起一盏青瓷的模样。

青瓷的模样在春日山水中孕育,在泥与釉、火与水中,化作具象——一朵莲花独自开至韶华之岁,纹络润泽,勾出不刻意的圆满。

夜深了,烛火曳曳,素心花对素心人,她的手抚上瓷的青,凛然、端静、润洁,不动声色,风烟俱净。

再一次忆起那个云雾冷翠的山谷,那条釉色迷人的河,以及那些在春风里荡荡漾漾,将千年前古人的心情与她相连的,不自知的美与好。

回忆终将消逝,可自己如同一个魔法师,把回忆中最珍贵的部分,锁进万千瓷器青青。她想了想,赋予它名字:沂水青莲。

“是一个好名字。”于是它有了生命,而她沉浸于创作,不枝不蔓的痴情和狂喜,悄然向内生长。

另一些时候,她抓一把故乡的泥土,用半日捏一只杯或碗,剩下半日用来细细描刻。梅花开了,就刻几瓣梅花,燕子飞过,就刻两抹翅膀,月亮升起来,就刻些月光里肃穆的草木影子,总之都是刻给岁月把玩的,总之都是写意的,总之都是好看的。

至于名字,总是在梦中得的。她穿梭于城市和村庄,流连于初春和深秋;她执着地爱着她的生活,享用诗意,而相拥不诗意;她走过许多弯曲或坦直的路,遇见不少情深或情浅的人,她都记住了——她躺在童年的草席上,一次又一次回忆,任凭沉睡的星辰漂浮头顶。

随后她又忘记了,所有天地大美,静好光阴,皆化作她的泪水,她的汗滴,她的血液,她的灵感,一一汇聚于花枝叠翠的纹路与雨过天青的釉色。

最后神秘圣洁的时刻降临,在她手中,一盏青瓷就这样诞生了。



《莲》陈肖波 摄

邻舍

任敏健

居住条件不断改善,许多人却把房门紧闭,不愿意同邻居走动和来往。同一幢楼,行同路人,连打招呼也吝嗇起来。突然怀念老村庄里邻舍之间美好的情感。

家人多次和祖母商量,让她搬到县城去住,以方便照顾,让她安享晚年,可都被她拒绝了。以前祖父还在时两人就不肯,说是不给子女增添负担,现在只剩祖母一人在老家,她仍然不愿离开。她说,到县城后,路过别人家门口,都不会喊你进去坐会喝茶,更显得独自个,再等两年吧。

话音刚落,祖母就提起篮子往菜园去了。那些菜地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按户分配的,很多就是在一丘地上敲上几块大石头作为分界。听祖母说,以前有户人家因为几公分距离与祖父争得不可开交,还差点拎起锄头干一架。可见这片土地对祖辈而言非常重要,寸土不让。

若干年后,距离村庄较远的菜园已杂草丛生,人烟罕至,偶有几只蜻蜓在跳跃。这样

争吵过的人还没忘当年山坡上、田埂间、竹林里的一切,如今无奈于年事已高,不得不放弃一些。

除了不舍这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祖母也定是不舍这些老邻舍。他们都喜欢串门,并且有固定的几家,特别好客、宽敞。不论主人在不在家,推门而进,自然而然。

晚饭后,祖母抓紧洗碗扫地,收拾完了门也不用上锁。有些比她来得还早,正在高谈阔论。男人们说说当年抗战时目睹的和听闻的,说说今年田豆长势喜人、番薯个大高产、谁家的猪能卖个好价了,叔公电视上新闻看得多,还会与大家讲讲国内外大事;女人们聚在一起唠嗑的,则是孩子问题,还有张家长、李家短。

那时候村里小伙伴挺多,三个一伙,五个一串,不玩够了是大黑牛也别想拉回家的。碰到孩子发生摩擦来告状,大人们只是相视一笑,从不作理会。实在被孩子纠结不过,才各自把自己的孩子叫到身边,拣些无关紧要

的话把孩子哄开心就好了。

大家随意而坐,等到月上梢头,茶也喝淡了,口也话干了,小孩也生困了,都打道各回各家了。

二十年前,没有路灯。手电筒耗电池,也得省着点用。在不见月光的晚上,祖母会事先在灶台旁抓了一把火篾放在铁篮子里,点燃便是一盏灯笼了。光亮虽弱,但足够不被乡间小路的石头、树枝绊到。

最让我深刻的是去年祖父走后一个多月时间,不管刮风下雨,每个晚上邻舍都自来家里中堂坐着,陪着祖母,一直到亥时才离散。祖母会将姑母们买的瓜子、饼干装盘与大家分食。

一日,碰上断电,只多了根蜡烛,其他与往常并无不同。农村的生活环境就那样,那是祖辈的一种生活方式,几百年几千年都如此。我们朝

夕相处的邻舍,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难以言表的关爱,没有过多的修饰。

风度平生友,邻居几十家。前曾乘小醉,访尔一瓯茶。

几十年光阴,罗家家门前的石榴树已长大,石榴树下是邻舍闲聊的去处。

夏日的傍晚,乡村的落日斜撒而来,待炊烟散去,各自端着碗饭,饭上铺些咸菜和刚摘的鲜蔬,石榴树旁就着石凳而坐,互相夸耀着的厨艺,好不热闹。饭后,这家的婆婆便提着茶壶挨个泡茶,递到了邻舍们的手里。喝着,边擦着汗。

我每次回去,在自家休息片刻后,都要往隔壁邻舍家走一走。“阿健回来啦?”“恩,刚到。吃过饭没……”每次都是这个对话。在这里,每个孩子都在邻舍眼中看着长大,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圈子,没有陌生人。

爷爷

周炳华

慕并且敬佩的婚姻。

龙泉解放的第六天,爷爷与之前认识的银行干部和警察局干部就去解放军城防部报名参加了革命。领导看中我爷爷踏实能干,就派爷爷去龙泉县人民政府报到,并委任爷爷在县政府担任收发干部机密文件的工作,负责收发接送文件。1951年爷爷提升为了干部。1953年领导认为爷爷的工作认真负责,但是文化基础略低,难以胜任工作,就于11月份保送爷爷去温州地区工农干校学习文化。到校后爷爷深知无文化的痛苦,就日以继夜认真读书,按时完成功课,得到校领导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并当选为全校学生共青团书记。1954年7月经温州地委批准,爷爷光荣地成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满一年后,爷爷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毕业后,爷爷按时回到龙泉,接受分配工作。

回到龙泉的第二天爷爷就到县委组织部报到,第三天就卷起铺盖住金龙区委报到,到淡竹村工作。这个村是土匪头子的老窝,因土匪残余势力未清,知情的干部都不想去这个村工作。爷爷进入此村工作时阻力不少,后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村干部和一批积极分子,搞活农业,并且兴修水利的工作也都很顺

利,得到区委的好评,后又调到金石乡任工作组组长,抓全乡的农业生产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后来,金龙区撤区并乡,爷爷调到了县委商改部工作。爷爷到商改部报到后,部领导又分配爷爷到酱酒厂工作。1958年3月该厂转为地方国营酱酒厂,爷爷任党支部书记兼厂长。从1956年至1966年十年,工厂实现了“月月红”“季季红”,年年超计划,多次被评为县、地、省级先进企业。1958年被评为中央轻工部的先进企业,获得轻工部特制的水银玻璃奖牌。爷爷本人在这十年中也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曾出席了县、地、省三级召开的先进表彰大会。

后来,因县里急需选派人到福建负责香菇企业,县领导找爷爷谈话,叫爷爷赴福建省任总负责人做香菇,完成任务后,领导又要求爷爷到别的单位工作。于是在1971年2月,爷爷到县手工业局报到工作。

之后因龙建局急需派工作组,县委工作组推选爷爷当工作组组长,随后进驻龙建局开始工作。不久后县委重新下任命通知,委任爷爷为该公司书记兼经理。后来,县委将城建建筑队副书记调到龙建局任副书记兼经理,爷爷便申请回到县二轻局工作。爷爷回

局里不到半个月,县委按上级指示要立即建立中国龙泉宝剑厂,而且是全国唯一的宝剑厂,要派一位国家正式干部去担任书记兼厂长。因当时没合适人选,县领导找爷爷去谈话,要爷爷去中国龙泉宝剑厂任书记兼厂长。爷爷二话不说,又不容辞就答应了下来。

爷爷到该厂任职后,领导又决定爷爷挂职在宝剑厂,并在局里做工作组解决文革留下的一些问题。为壮大宝剑厂队伍,爷爷建议接收老艺人的子女进厂学艺做工,上级同意并批准。老艺人们很满意,生意搞得轰轰烈烈,当年龙泉宝剑厂就被评为县先进企业。

之后爷爷又去县文体厂担任书记兼厂长工作,赴任时要在该厂开大会,该厂全体职工两边排起长队欢迎爷爷,这让爷爷激动万分。全厂上下工作积极性极高,生产抓得紧,当年产值就翻了两番,该厂被评为当年的大庆式企业。

时光荏苒,爷爷到了离休年龄。离休后,老干部局对爷爷很关心,党所规定的待遇爷爷都享受到了,也很满意。爷爷的一生都在奋斗着,忠心为党,是我等后辈的光荣榜样!我要传承爷爷的作风,把爷爷教给我的优良传统继承下去,谱写自己的光辉人生。